

风尘八义

梦龙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万胜镖局惨遭血洗，红衣女侠林幼茹及其义子楚龙云、幼子张剑平侥幸逃离血海。十五年之后，张剑平艺成出道江湖，行侠仗义，却不知江湖险恶，轻敌而受重伤，幸被侠女黄燕宁救下。断情谷同门较技，揉进千丝万缕儿女私情；闯栖霞庄、鹰愁洞，结交碧眼金蟾、技服瞽目神佛；大闹采石矶、隐侠庄，结交龙潭双侠、神火真君；邂逅九华玉凤、黄蕊仙子，情结侠侣；际会七位少年英雄，结为风尘八义。

扬州比武，武林集会，门派斗狠，江湖邪恶势力一时甚嚣尘上；紫髯剑客夫妇再现江湖，助八义兄弟粉碎大明寺三缺僧称雄武林的企图。一代枭雄南天神龙慕容治虎踞黄山，网罗江湖败类，称霸江湖武林；天下英雄风云集会黄山光明顶，风尘八义历经千难万险，浴血苦战，终于剪除慕容治的党羽；光明顶决战，慕容治、飞天蜈蚣伏诛。

此书集刀光剑影、侠骨柔情于一炉，武打场面精彩，情节起伏跌宕。

目 录

第 一 回	飞天蜈蚣	1
第 二 回	追风无影	34
第 三 回	惊波孤舟	66
第 四 回	九华玉凤	98
第 五 回	断情幽谷	125
第 六 回	神丐惩凶	156
第 七 回	盗宝遇难	184
第 八 回	普陀门下	213
第 九 回	影侠慑雄	244
第 十 回	龙潭柔情	275
第 十 一 回	义结双英	309
第 十 二 回	英雄本色	340
第 十 三 回	兄弟争锋	367
第 十 四 回	铁笔秀士	394

第十五回	独探古刹	421
第十六回	侠女诛淫	450
第十七回	箫桥映月	474
第十八回	喜偕双娇	502
第十九回	刀光剑影	529
第二十回	巧泄奸谋	557
第二十一回	侠义扬威	585
第二十二回	播外风波	613
第二十三回	三缺喋血	638
第二十四回	扑朔迷离	666
第二十五回	双剑合璧	694
第二十六回	海外异侠	721
第二十七回	黄山风云	742
第二十八回	群雄天降	775
第二十九回	浴血之战	801
第三十回	剑荡泉雄	827

第一回 飞天蜈蚣

古城太原，源远流长。乃大周唐国地，春秋战国年间便设晋阳邑，嗣后，各朝代均设州立县；直至大宋太平兴国年间始建新城，初称并州，后才易名为太原。

往昔的晋阳古城虽迭遭水火之劫，已几片瓦无存，然而，如今的太原城中，除却蜚名天下的晋祠之外，双塔、崇喜、多福、香岩等古寺以及诸多的酒肆茶楼、商号铺店，使其繁华之状仍不失为北方六省的著名州府。

名震遐迩的太原万胜镖局，正坐落在一条丁字街中的最为繁华之处。

这日入暮时分，阴云密布，凄风惨啸。

一个精疲力竭的劲装少年牵了匹马跌跌撞撞地来到万胜镖局面前。

他身材挺拔，穿了身鹅黄绣花劲装。然而，他的脸上除却那一双眼睛还炯炯有神外，其余的地方几乎都被尘垢遮住了，便是那身劲装，也实在再也难以看清究竟是什么颜色。

至于他手里牵的那匹马，显然是已经累脱了力：遍体的

汗津和灰尘搅合在一起，完全失去了黄骠马往日矫健的神态。此刻，它大喘着气，嘴角往外流着唾液，仿佛若非那根缰绳在主人的手里，它随时都会倒下去。

守在门庭外的趟子手看见那少年径直向门前走来，怔了一瞬，随即认出了对方，不禁大吃一惊，忙迎上去问：“楚爷，您这是？……哦，我即刻给您通报……”

但那少年似乎连回答对方问候的气力也没有了，他一句话也没说，把马缰递给那个趟子手，便径直向镖局大门内走去；刚刚绕过影壁，便一路大放悲声、直趋正厅。

这时，万胜镖局的女主人红衣女侠林幼茹正与三徒、一子集聚在正厅里促膝谈心，陡见那个少年哭嚎而至，不由得大吃一惊。她连忙站起身来，向厅外迎去。

“义母！……”

那少年哭叫了一声，忽地脚下不稳，踉踉跄跄地跌扑在地上。

林幼茹纵身过去，把那少年扶住，见他鼻息皆无，忙在他胸前穴道上点了几下。

那少年“哇”的哭出声来：“义母，飞天蜈蚣……报仇哇！……”他只哭喊了一声，又险些昏厥过去。

“云儿，先别哭，慢慢地讲。”

林幼茹扶那少年到一张太师椅上坐下，问：“云儿，你义父他们到底怎么啦？”

“义父他……他老人家和诸位镖师都已遇难……”

“啊！？……”林幼茹大叫一声，当即昏了过去。

霎时，大厅里一片混乱……

最可怜那尚在孩提之年的张剑平，他见母亲突地晕倒在地上，即刻发出一声稚气十足的尖嚎：“妈妈、妈妈，你、你怎么啦！……”

幸亏门中三个弟子虽尚年幼，但毕竟都已经算是江湖道上的人物，还能临危不乱；他们强忍着悲痛，好一番张罗，总算把镖局内的情势稳定下来。

“云儿，你义父他们到底是怎么出的事？”林幼茹与那少年各自被万胜门中的长徒云里金刚李金龙喂下一粒定神丹后，神志渐渐清醒过来。林幼茹娇靥似铁，向那少年问道。

“义母，”那少年正是铁掌金刀张啸尘夫妇的义子铁笔秀士楚龙云。此刻，他忍着悲痛，哽咽着将数日前豫南道上的那场悲剧断断续续地讲了出来——

“无敌——万胜——”随着高亢、洪亮的喊声，山脚处转出十几副骠骖。

当先的一匹骠骖上插了杆镖旗：鹅黄旗面，海蓝狼牙滚边，旗上绣有大红“太原万胜镖局——张”的字样。骠骖前面有两对趟子手开路，都骑着健马。

趟子手后面是三匹高头大马。左首马上骑者三旬上下年纪，肋下悬了柄长剑；右首是个二十七八岁样子，生相与左首那人仿佛。他两人是对嫡亲兄弟，兄长人称“擒龙手”徐英，弟弟叫徐杰，绰号“飞云手”。居中那人是个四旬开外的汉子，生得燕颌虎颈，马鞍旁的得胜环上挂着一杆镔铁大枪，

他在江湖道上已颇有名气，人称“神枪将”曹凤。

他三人都是“万胜镖局”里的镖师。

骡队后面另有两位武林健者，上首那人三旬开外年纪，剑眉朗目，颌下三缕短须，身材矫健，穿了件海蓝长衫，马鞍旁挂一柄金光闪闪的大刀。

江湖道上的人见了这柄刀便知道这位是威震河东武林的“铁掌金刀”张啸尘。他是“万胜镖局”的总镖头。

张啸尘身边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生得面目清秀，看上去象个书生，他便是张啸尘的义子楚龙云，因他使一对判官笔作兵刃，人们便称他“铁笔秀士”。

日前，“万胜镖局”接下了一笔将三十万两银子押往襄樊的生意，张啸尘亲自出马，率局内囊“铁笔秀士”楚龙云在内的四大镖师一同前往。

这队镖客可谓人强马壮，他们脚程极快，官道上，马蹄声“得得”连成一串，烟尘拖出好远。

突然，山边驿道上现出两骑快马，八蹄翻飞，扬起十数丈长的烟尘，从后面径直追了上来。镖行中人倏忽变色，情不自禁伸手去摸兵刃。

转眼间离得近了，那两骑丝毫没有放慢；交臂而过时，马上的骑者似乎对这一行骡驮似乎看也没看一眼，过后亦未回头，只顾催马疾奔过去。

楚龙云心中不禁纳罕，问道：“义父，他们这么急着赶路，会是什么事？”

张啸尘迟疑着道：“看他们的样子都功夫不软，不象是黑

道上踩盘子的；不过……如果贼人们用这般身手的人踩盘子，便显见这伙贼人也忒硬了……”他顿了顿，又道：“云儿，你上前去告诉曹凤，让他们多留点神。”

再往前走，已属伏牛山腹地，一路山青水秀，峰峦深邃，远远望去，陡崖峭壁，犬牙交错，清幽绝俗。

正行走间，忽听前面发声响亮，一道闪光冲天而起，凌空轰然炸开，洒下好大一团光华。

蛇焰弹！是江湖上的黑道人物发信号用的。镖行众人见了，都不禁心中一凜：那活儿来了！

张啸尘招呼队伍停下，靠在路边；镖行人众严阵以待。

果然，先是一声长啸，继之四下里唢呐声大作。道旁的山石、林木间呼地涌出二十个粗豪汉子：扎巾劲装，手中都持兵刃，呼喝喊叫着扑了过来。

当先一人身材魁梧高大，脸色黝黑、浓浓的络腮胡须根根扎立，手中握一对镔铁万字夺。

他身旁一人矮胖，黄眼赤发，一部浓髯呈暗红色，相貌极其凶恶，手里左拐右刀。

另一人也生得魁梧高大，面目狰狞可怖，满腮生着又浓又黑的虬髯，手持一根竹节钢鞭。

另有两个少年手里各持一对鸡爪镰——正是适才乘马疾驰而过的那两人。

张啸尘自忖镖行这边好手众多，不惧眼前之敌——他恍惚认出了那三人是江湖黑道上恶名昭著的“巫山三煞”。厉声喝道：“都给我站住！几位是哪条线上的朋友，没看见在下的

这口金刀吗？”

对方停下脚步，领头的汉子仰天打了个哈哈，冷冷道：“朋友，也亏你在江湖上混，连‘巫山龙’也不认识吗？休拿你那柄破刀唬人——爷们可不是吓大的——早就见识过，那是咱家孩子们拿着玩的。”

这个汉子正是“巫山三煞”中的老大“巫山龙”邱远。另外两人，一个是老二“巫山虎”洪涛，一个是老三“巫山蛟”高士奇。

敌人队里，高士奇抢先扑了过来，飞云手徐杰挥舞单刀上前迎住。高士奇竹节铜鞭抡圆，施了招“力劈泰山”呼地砸下。徐杰闪身避过，八卦刀还一招“分鬃掠叶”，“刷刷刷”连环四刀，幻作一片如雪寒光。高士奇大喝一声，施招“敬德拖鞭”招架。兵刃相交，“叮铛”脆响，火星迸溅，顷刻斗在一处。

巫山虎洪涛、巫山龙邱远相继下场，由擒龙手徐英和神枪将曹凤分别接下。便是趟子手们也与贼寇们交上了手。一时间呼喝吆斗、兵刃相交，乱成一团……

只是，那两个少年却仍虎视眈眈地在那儿掠阵。

转眼间，场中交手已过几十个照面，楚龙云看得真切，知道三个战团里的镖行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占着上风，兴冲冲对张啸尘道：“义父，您在这儿给他们掠阵，我帮助趟子手们杀退那些喽罗！”

“不！”张啸尘面沉似水，声音也冷。

楚龙云不知所以，面呈狐疑；但听张啸尘一字一板道：

“孩子，你看那边。”

他声音沉重，使人感到压抑。

楚龙云张眼望去，但见敌人队后正有三个人不紧不慢地向这边走来，他三人脚底下沉稳，一副气定心闲的样子。楚龙云虽然年纪轻轻，却自幼跟随在他义父身边，耳闻目睹，懂得的事情确实不少，当即心中一凛：江湖道上恶斗、厮杀之际，最可惧的就是这种人——他们既然如此自恃，必定有超人的功夫。

那三人渐近了。张啸尘的脸色更沉了，因为他已经认出那三人中两个人的身份：

走在左首的人身穿一袭灰布道袍，腰系杏黄丝绦，腰佩长剑，头戴九梁道冠，清瘦的脸上泛着凛凛杀气，其人正是江湖道上早已成名的巨寇“追魂剑”方成。他心狠手辣，一套追魂夺命剑法精湛。

走在右首的是个身躯高大，头如麦斗、虎目狮口的胖大和尚，他身披袈裟，手里提一根乌黑锃亮的禅杖，人送他匪号“虎面僧”了然和尚。

这了然和尚虽是佛门弟子，却只会送人登上黄泉之路，绝不管什么是七级浮屠；他原是少林弟子，多年前便已被追回度牒、逐出山门了。

“虎面僧”了然的恶名和“追魂剑”方成并驾齐驱。

而中间那人生了一副干瘪的脸，阴沉沉的、没有任何表情，只两只眼睛寒光炯炯；他手里没有兵刃，但右肩后面露出一截刀柄。张啸尘不认识他，但见他那副恃才傲物、不可

一世的神态便可以断定其人是贼首，既是贼首，武功显然要在方成、了然二人之上。

正在这时，场中接连响起几声惨叫。

原来，巫山蛟高士奇见那三人已莅场外，求胜心切，竹节钢鞭舞得虎虎风生，抢攻一式“十字登坡”，楼头盖脑向徐杰打去。徐杰见他力大招沉，一连退了几步闪躲；高士奇只以为敌手怯阵，突地大吼一声，腾身而起，一式“跨海斩蛟”，竹节钢鞭“呼”地声向徐杰当头砸下——却没料到正中徐杰的诱敌之计。徐杰看得真切，一个“移形换位”逼开敌招，八卦刀反腕一式“拨云见日”斜撩而上。但见血花迸溅，竹节鞭“铛唧唧”落地，鞭柄上紧握着一只手——高士奇右臂齐肘而断，发出一声骇人惨叫。

就在这时，“擒龙手”徐英趁洪涛因拜弟伤残一怔神的瞬间，突地施了招“渔郎问津”，又易式“秋风扫叶”，一道寒光由洪涛双膝间掠过。洪涛惨叫声刚发，“咕咚”一声跌倒地上。

邱远见两个拜弟相迭伤残，惊得魂飞天外，镇铁万字夺一通狂舞，脱地向后跃开，不防“神枪将”曹凤抖手一枚袖箭打来，正中左眼，疼得他“嗷嗷”乱叫，掉头就跑。

徐氏兄弟原想将两个重伤之敌毙于场中，岂奈，人影闪处，四柄鸡爪镰已分别把他们弟兄接下。了然和尚亦虎吼着纵身场中，接下曹凤厮杀起来。

但听那贼首突地扬声怪啸，怪啸声中，一物脱手而飞，“咚”地声把骡驮上插的镖旗击落地上，而另一枚三角小旗竟

稳稳插在骠驮上：黄旗面，血红的狼牙滚边，旗心绣有一只展翅欲飞的黑色蜈蚣——这一手先声夺人！

“飞天蜈蚣！……”张啸尘登时惊得脸上变色。

原来，近年来江湖黑道上出现了个号称“飞天蜈蚣”的人物。这个“飞天蜈蚣”来落不明，仗技肆虐江湖，杀人越货，手段残忍。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已有几家镖局相继失风，事后，除却在出事现场可以觅到一枚旗面上绣有展翅欲飞的蜈蚣一杆小旗之外，镖行人众均无一生还。

这次解镖，“铁掌金刀”张啸尘之所以亲自出马，且率领局内四大镖师一起来便是为了防备这个“飞天蜈蚣”……

张啸尘略一迟疑，把楚龙云叫到身边，道：“云儿，飞天蜈蚣恶贼到了，你快走！……”

“不，我……”

“听话！”张啸尘声色俱厉，道：“飞天蜈蚣这恶贼素来斩尽杀绝，武林侠义道还没人知道他的面目；你都看得清楚，把信儿带给你义母，日后也好为义父报仇！……”

“义父武功通神，我就不信……”

“不，这不是你信不信的事！”张啸尘立目道：“我自忖不是他的敌手……你快走！……”

“我要看着义父杀了他！”

“好吧，”张啸尘叹了口气，道：“你先趁乱躲在山林里，倘若为父当真……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楚龙云无奈，只得纵身疾掠而去。他匿身山坡上的松林里，所看到的是——

曹凤等三位镖师相继死在追魂剑方成、虎面僧了然和尚和那两个年轻人手里，而一代武林英花、威震河朔的铁掌金刀张啸尘与飞天蜈蚣未走过十招，也血溅沙场……

林幼茹虽属女流之辈，但其江湖阅历非同凡响。她听了楚龙云的叙述之后，蓦然间竟产生一个预感：飞天蜈蚣乃黑道枭雄，心狠手辣，凶残昭著。按他以往的作法，既苦心积虑设下罗网、要将张啸尘等人一网打尽，又怎会甘心楚龙云一人脱逃？其人极有可能接踵而至……

她于片刻思忖之后，吩咐镖师、趟子手们发英雄柬，传邀晋中武林高手来万胜镖局援手：

令二弟子“粉面书生”赵玉龙去太行山麓邀请她的父亲“金刀无敌”林凤祥。

三弟子“塞北如来”郭银龙东去保定府，邀请武林名宿“钻云太保”罗玉章，而后再南下少林寺、向少林掌门一尘大师求援。

长徒“云里金刚”李金龙留在镖局里，四下放出眼线、打探敌踪，布置安排明卡、暗桩，以防变故。

林幼茹分配停当之后，心里仍不禁暗暗焦急，却又不便对弟子们明言：他们还太嫩哪！

翌晨，浓云密布，冷雾弥漫，天气又阴又冷。

“无量佛！”

林幼茹正和楚龙云、长徒李金龙在中堂里议事，忽听远

远传来一声法号。这声法号中气充沛，宛若古钟击鸣，在镖局院内往返振荡，嗡嗡作响。

李金龙不禁惊叫出声：“追魂剑方成！”

楚龙云心中不禁惊疑交加：“日前在豫南道上，只见方成那厮剑术超卓，不期其人内家功力亦这般精湛；义母所邀高手尚无音信，仓促间又怎应敌？……”

林幼茹反而笃定下来，沉吟了一下，对楚龙云道：“云儿，你且暂避一下。”

又对待立厅外的趟子手道：“汝去门外看看，如其欲谒见，不妨请他进来。”

“咚、咚、咚……”似巨石夯地般的脚步声响过，一位道士走进了庭院。其人头戴黄杨木道冠，生得脸颊清癯，剑眉朗目，颌下一部如墨浓髯；身穿玄色八卦道袍，腰系杏黄丝绦，袍袖飘洒，令人不禁肃然。但见他步似四极轻盈，然而，所过之处，铺砌甬道的青麻石均为之裂，“咔、咔”之声不绝于耳。

在厅后暗窥情势的楚龙云即刻认出来人不是方成，便迟疑着走了出来。

红衣女侠林幼茹见闻渊博，却也不知道江湖道上竟有如此内外兼修的武功高手，一时间惊得目瞪口呆。及见楚龙云现身出来，已知来者并非仇敌，心里稍微有了些底，急忙迎去厅门之外，于丹墀前抱拳拱手，道：

“道长仙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请厅内待茶。”

那道长一双朗目在依偎于林幼茹身旁的张剑平身上注视

了良久，淡淡一笑，道：“善哉，善哉！”

他一路笑着，缓缓步入厅内。

宾主落座。

那道士默默坐在那儿，双目微闭，似有所思。林幼茹见怪不怪，迟疑了一下，问：“请教道长于何仙山宝观清修？”

“贫道四海为家，乃云游之客。”

“请道长以仙号上下见告。”

“不言也罢。”

“还是请示明教，妾亦好称呼。”

“实无必要。”那道士淡淡一笑，道：“贫道飘忽而来，悠然而去，便是妄言一个张三、李四又有何用？何如，女施主唤我一声道士，岂不更好。”

林幼茹心里有气，顿萌逐客之意：“也罢。却不知道长来寒舍有何见教？”

这时，仆人已将香茗奉上，那道士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迟迟道：“贫道云游四方，今日初莅宝地，谒贵府实欲结一善缘。”

“尚请道长明示。”

“贫道与夫人膝前的小公子实有半生之缘，特来乞化，尚望夫人不吝施舍。善哉，善哉。”

林幼茹淡淡一笑，道：“道长实是玩笑了。”

“出家人无一妄语。”

“还望道长见谅。”林幼茹冷冷道：“妾夫妇二人膝前仅此一子，尚待其延续香火，岂能轻易舍入空门？况尚不知道长仙山法号，这结缘之事岂非笑谈？”

“贫道亦非欲令公子遁身空门、吃斋诵经，而是爱其骨骼精奇，是一副难得的习武丽质；贫道欲纳其为徒，授其技艺，又与你那‘香火’二字何干？”

“舔犊之情，天伦之乐，妾又焉忍幼子远去？且妾皆略有薄技在身，犬子尚可承袭家教——道长之意实属难遂。”

“非也。”那道长“呵呵”一笑，道：“须知贫道欲结善缘，已不惜足莅险地，夫人莫非欲使贫道与死人语？”

那道长一语道破万胜镖局目前之境况，林幼茹不由得心中一凛，她沉吟了一会儿，迟迟道：“若妾终不肯将犬子舍于道长，势将如何？”

“不会的。”道长淡淡道：“贫道与此子缘份非浅——倘夫人若肯以贵子相舍，贫道将竭微薄之力，或可使贵镖局的厄难化作无有。否则，据贫道所料，贵镖局上下人等均难脱血光之灾。贫道亦知夫人已发出英雄柬、邀集河朔一方高手，但贫道以为，这些高手毫无用处，亦不过使此地徒增几具尸首而已。何去何从，尚请夫人定夺。”

林幼茹对那道长的功力已略窥一二，情知对方所言绝非蛊惑之词。然而，丈夫一死，张剑平已不啻她的生命，又岂肯轻易相舍？更何况，她身为武林中人，又怎忍受得了对方那趾高气扬的神态；她沉吟良久，不由豪气填膺，凛然道：“多谢道长指点。然万胜镖局的英雄绝非善与之辈，北武林更不乏高手，焉能任由飞天蜈蚣那厮恣意而为？道长又岂可侈谈生死之事？”

那道长倏地双目暴睁，两道如电寒光迫在林幼茹脸上，